



豊川全集

卷十五之卷十六
答問學論道書



14
896
6



896
6

豐川全集卷之十五

存省稿

豐川王心敬爾緝甫著 及門諸子錄並校

同學諸子叅閱

答友人論學宗書

承教深稔見愛之至讀之反覆欣感交集但吾友今此見教者在世情離合毀譽之間而鄙人夙昔自矢者則在學術是非偏全之際非鄙人愚昧全不知人情亦非鄙人之故與俗離故求得毀也私心竊以為學術者千萬世之公道實吾生安身立命之本根離



合毀譽特倘來之遇耳以千萬世之公道論原不宜
舍却公道而徒謀一身况吾所以安身立命者在是
而曾何得以倘來奪之而倘來之遇又何可以撓我
安身立命之本根哉故當其始之稍知從事此學也
或有從而與之者曰夫夫其尚知正學也而不敢以
喜蓋吾心方自愧吾學之未得真是未見大全而不
暇以不虞之譽動吾心而紛其深造自得之志也暨
後之稍知宗向大學也或有從而議之曰夫夫其
妄自矜尚也而不敢以憂蓋吾心方自幸吾學之去
非卽是去偏望全且猶恐所謂是者非真是容出于

信心之過所謂全者非真全容出于臆度之私而又
不暇以求全之毀亂吾意而沮其自成自道之心也
迄于今是者尚未敢知爲真是非者尚未敢知爲真
非而暇以毀譽之見奪之哉偏者尚未敢知爲真偏
全者尚未敢知爲真全而暇以毀譽之見岐之哉且
吾友謂學以明新止善一貫爲大學乎抑但以專家
一區之見爲大學耶以會歸諸儒于孔孟爲大人乎
抑但得偏長半至之詣爲大人耶吾儒原合天地萬
物于一體以爲身自宜統貫天地萬物于一體以爲
學吾道原合全體大用真體實工而後全故吾學必

以能合全體大用真體實工而爲大而會歸者在大
學一書立極者在孔子一人然則大學者是乃吾生
安身立命之符而孔子者是卽吾生安身立命之宗
學不準大學以爲極無論自蹈于小也其于吾身原
合天地萬物爲一體之責不亦歉乎詣不奉孔子以
爲表無論自入于小也其于吾生原合天地萬物爲
一體之身不亦愧乎故吾學之必奉明新止善爲宗
也期克吾歉而已離合毀譽非所恤也詣之必奉孔
子爲表也期免吾愧而已離合毀譽非所計也且吾
心之歉竟未知此生能克否耶而外此又何敢知吾
心之愧竟未知此生能免否耶而外此者又何敢知
然則吾友之教亦惟有默戴明德而已今此固有所
不敢出亦正有所不暇出也是惟知己諒之而已

不疑出亦在存誠不疑出亦在存誠
然則吾文之疑亦非存誠所疑而古今此固本也
心之懸而未收其本論其本而後此者又所疑也

答友人論學脉書

承教云云足下之疑世俗之通疑也然不佞素守之
見則非漫然也蓋不佞竊見古今道脉根極一中而
風氣時會日以益變故一切聖賢救正之方遂各有
詳畧異同而不復相襲即如堯舜禹三聖人者皆以
一中授受而舜之授禹則已視堯之授舜為詳厥後
三王相繼又各有闡衍之旨逮至周之中葉王迹既
熄大道淪喪我孔子力肩斯道獨以刪定贊修為繼
往開來之圖蓋自文武周公而後斯道至此又大明
矣顧文武周公以君相行此道而孔子以布衣明此

道其局亦遂至此爲之一變然要之諸聖人非得已而爲之亦非欲以獨得之契掩盖前人也蓋風氣所開時會所極雖聖人明知前聖之說原非有所不足而其相時立言以救正人心者則不得不從病形之所現對其症而立之劑也三傳得孟子而孔子之道益明亦非孟子之道有益于孔子之大第自孔子歿七十之徒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已有漸失孔門之真傳者自有孟子孔子之道乃賴其闡衍而其道遂大光也秦滅六經漢承秦敝獨一董子倡明尊六經宗孔氏之說兼正誼明道之訓亦庶幾乎孔孟之心法斯亦積陰之日光而斯道漸彰之朕兆也奈嗣其後者宣暢無人故兩漢之學術止于典章器數之末而無當于精一執中之傳晉魏六朝迄無傳人王文中崛起隋代獨毅然以明道法孔子行道志周公爲已任幾幾乎斯道大啓墜緒矣願以未老蚤殞繼述乏人亦止于徒有其志而未旣其成然自此已開周程之前矛是亦可謂孟子而後斯道漸彰之一會也又數百年而有周程晰理益精見道益微舉文中之未光者于焉益光昔人謂孟子後斯道至此而大明豈其虛哉乃一再傳而不無專內遺外之弊其旨

幾與禪宗爲近故朱文公重宣居敬窮理之旨以維
二程之脉于不墜然文公矯程門末流之弊而于道
問學處發揮獨詳故其子弟末流之弊又不免有泛
覽博涉外心索理之失厥後有望文成出獨揭致良
知之旨以上續一中之傳然其末流之弊遺棄事物
濶畧工夫又不免時一有之故東林顧高二先生復
起而救正其失今觀東林條約內外本末統貫無遺
亦可云救時之良劑矣然其弊也例律深刻不免于
王文成將毋同之疑案極力煅煉以成其莫須有之
大罪亦似于天地間大公之道未之或協也先師李

子閉戶探討上下古今灼見道無二致學非偏岐于
是苦心折衷會合濂洛關閩河會姚涇而融爲一家
以上印孔孟博文約禮性道文章一貫之大宗蓋數
百年間門戶異同之見自此而戢矣然先師非以合
併宋明諸儒爲大又非以調停宋明諸儒徒示和同
明不爭也蓋真見爲合宋明諸子而門戶之陋習始
洗一中之統緒亦始爲圓滿中正耳然前之爲護持
道脉計者或救畧以詳或救絕以續其爲事順而爲
力易李子則合異于同融分而合其爲事難而爲力
費蓋詳畧推衍在一脉之內既人所不驚而絕續之

問則昭揭其正宗其可否亦可立見至若異同離合則一家之中俱自詡爲大宗各是其是而不知返各非其非而不相下而欲使之心折而理明非權衡精公當無以定兩造之曲直而歸于平允故前之事順而力易後之事難而力費然先師非得已也故不佞敬平日所學無宋明之分惟知孔孟爲宗而已與知交論學術既不敢立宗旨亦不敢徇門戶亦惟本乎孔孟之大全兼採諸儒之所長而已蓋先師誠見今日風氣所開時會所極其歸極應宜如是而不佞敬亦深信今日宣明學術救正人心其極必歸于此而後當故一切是非毀譽毫不敢避以蹈鄉愿媚世之轍得罪于二帝三王周公孔子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不佞何敢擬孟子亦將所謂風氣所開時會所極至此亦不得不然乎知足下果以爲何如也

容就正夙疑抱茲鬱鬱爲日已多今也二公重闡高
忠憲先生復七教規以上繼東林懿徽向使不佞力
足暴糧當且買舟奮往與諸君子切劘朝夕或者邀
天之祐於孔孟大中至正一脉稍有發明是亦東林
顧高諸先生所亟待亦不佞平日切於二公就正本
心也顧姑蘇距陝遠在三千里外寒士僕馬之費何
可輕言兩顧公旣不能西臨卽足下壯氣英齡不惜
跋涉然亦豈能乘雲馭風飲露餐霞而至哉是不佞
南行固屬甚難卽足下西遊亦且非易已矣乎我輩
蓋簪之期蓋無日也自今以往惟有所於各策末路

年大者自強不息歲壯者日進無疆以無負生平之
素志兩地之交期而已且我輩之愆期會晤者謂其
便於印證所學耳今賢者之來札如此分明如此懇
到不啻面述平日功候實歷不佞雖筆端無口然據
尊旨以伸愚見卽其底裏之是非偏全足下當可立
剖又卽兩顧公亦可立剖而見教也安在不敵一番
聚首哉荒札旣至之後足下與二公幸細按其是非
而直以教我可乎吾道大公開誠無隱是所願也
讀足下來書細味本旨深稔賢者立心爲己之實詣
不惟視俗儒空言綺語判然真僞之攸分卽以視世

儒門戶格套亦且昭然華實之迥別此真闇然入德之基切實爲己之學也真與先師平日所以提誘初學本旨脉脉符合顧先師時時教人存心養性而初非外綱常倫物取與進退以爲說誠以德原無所不徧靜專特其始基未可以專靜一路遂足畢其事也已量原統萬物成己特其本事初非成己一事遂足畢吾分也故中庸叙入德之後必推之聖神功化之極致而大學於明德之後未嘗遺齊治均平之全功又孔門克己復禮之學皆歷致之視聽言動以爲實而其語仁之要如敬恕邦家之際執事與人之間總

無不以徹內外合人物爲歸也蓋天地間離外無所謂內外物無所爲我二氏外世法而語心法此所由異於吾儒內外顯微天地人物一體同貫之宗而得罪名教耳如賢者從一念獨知處省察克治此自入德真種子成己真根芽矣顧其視讀書博文談經論濟講說太極周易辨授性善文義爭朱陸而排二氏者皆爲種種閒話則亦似類於重內而輕外專體而遺用善學之自見吾儒爲己之真修不善學之將畸重之弊積而莫返鮮不流於佛老見性還虛超然出世之宗矣方今之時功利浮誇之學固爲害於聖學

之正大然如致虛守寂之學又豈有益於天地民物
之切實乎卽賢者矢志之卓偉致力之精專又豈但
欲作一超然出世見性還虛之人如曇曇輩耶不佞
平日最鄙學者不知自信已心自慊已意但顧惜譏
疑務爲格套粉澤之習而於賢者獨如此相商者恐
足下高志定力或於明善之功有所未至不知不覺
有外於孔孟明新一貫道教同源之旨耳何者今將
以讀書博文爲閒話豈孔子之好古敏求博學於文
皆驚外耶卽恐懲末流泛鶩馳逐之失而或至昧學
古有獲之實益耳且讀書不博亦恐所謂吾心之真

者印證開發之未周安知不尚流於意見之私耶將
以談經論濟爲閒話豈孔門之詰酬知由求之供報
績皆願外耶卽恐懲霸儒假仁竊義之弊轍監迂儒
泥古執方之陋習而或至一事之不知一籌之莫展
一物之莫濟徒有虛體而毫無實用耳且平日於致
君澤民理財用人之要講之無素無論當人國事時
負人付托於心必不可以自慊卽其觸事茫然於所
謂心之自慊者尚可問耶更恐於孔子之暮月而可
三年有成者難相通也吾輩祖述孔子而所學者乃
不可通於孔子之大用所學不亦誤乎且以爲太極

周易性善文義皆閒話豈爲己之學舍却自己之靜專克治此外盡無益之空談乎畧外而專內卽恐視心爲有內外矣又恐此心雖求自慊而未能明於無極太極主靜立極之大旨而不知心之所從來極之所從立耳未能明於周易變易從道之旨而不知心之所以時行時止動靜光明之道耳更若性善之旨不辨能無認情爲本心認識作本心乎其弊也或且認賊作子將所謂自慊於心者適以自蹈心咎耳更若文義之不搜則籠統承認之弊不已勢必將就假冒之弊日滋亦恐所謂慊心之處卽病心之媒也更

若朱陸之辨以徒爭門戶論或可不必若求以辨明學術折衷道脉正邪深探其異同離合之源不主先入而務準孔孟之道脉以爲權衡使長短偏全迂直虛實之界了了於心然後秉古而無不慊卽其自成自道而無不慊也若夫二氏之排如世儒舍却吾儒所以害道蠹世之大罪而哢哢焉徒罪削髮披緇之爲惑世誣民者其事固自可緩若夫辨道術明世教正須詳推二氏底裏然後能得彼所以爲說之旨而不至令與吾道爭衡亦且心洞其源流卽吾自信之心學可以不至誤入於二氏之巢窟如龍溪海門輩

也事有視吾心若緩而實爲學者所宜細加研辨者
此類是耳大抵二帝三王周孔顏孟之學靡不以兼
內外統人我天德王道一以貫之之爲實逐外徇人
者固爲失本重內專已者亦且遺末失本者世儒之
窮物理霸儒之掠事功遺末者佛老之耽空虛迂儒
之溺心性吾輩生二帝三王周孔顏孟之後典型不
遠師範俱存正須一返大宗脫却後世門戶意見之
私使斯道重見二帝三王周孔顏孟之大全斯爲當
耳足下豈容以如此之高志如此之定力僅硜硜守
一家一區之臆見耶又如斯道自孔孟以來漢魏晉

宋之間上焉泥於典章器數次且迷於佛老僅得王
文中以無待而興之豪傑振之於隋然以羽翼無人
竟至不傳而絕迨宋周程張子諸先生起以誠明主
敬之旨喚醒人心天下翕然向化而斯道於是中興
然程門一再傳後浸浸乎畸重心性專內畧外之弊
生焉故朱文公力持居敬窮理內外交養之旨以維
程門之末流而聖道於是重光然一傳再傳如雙峯
之饒新安之陳研悉文義之過密辨析章句之過繁
遂致居敬之旨落於強持窮理之旨流爲辨証其弊
也或且與兩漢典章器數之弊無以異於是王文成

出而倡爲致良知之說教人實致已知實盡已心以
返求乎原本其亦庶乎大學之明明德孟子先立乎
其大之本旨矣然以文成窮經之功少而信心之處
多又當時無出其右者爲之夾輔切磋而爲之導波
揚瀾者皆其識力遠遜乎文成之人故文成簡易直
捷之本宗不知不覺又滋以脫畧空虛之流弊而世
且詬病爲禪矣於是東林諸先生興一遵朱文公白
鹿之規力排王門四無之失以號召一時是亦斯道
大振之機也然以端文先生未老先殞忠憲先生遭
讒身斃東林與明運俱頽而斯道仍不可問矣夫天

地之運無平不陂亦無往不復以天道論之斯道之
晦館已久在今日正合大明之日以人事論之方今
朝廷崇儒重道興學右文而於先師孔子煌煌乎特題
以萬世師表是直揭吾儒之大宗於中天矣則今日
之學術畧一切小宗之門戶意見而一返於孔子孟之
大宗卽不特吾儒取法乎上之正義原當如是亦爲
臣子者遵王不悖之美所應爾也矧如賢者之高志
定力以之學孔希顏亦只在工夫不息間耳大丈夫
萬古一生亦萬古一時願無自域也何時能一會面
直吐所見自今且時時虔裹顙天矣

儒之大成於孔孟有洗發表章之弘功而先生于朱子復有洗發表章之功也此吾道之至幸豈獨朱子之心許哉顧如某之愚竊以爲今日尊尚朱子是爲萬世之道脉揭大宗匪獨崇時尚也是必統觀朱子終身進造之節候而深原其補偏救弊之苦心又須就其補偏救弊之中而窮探其德盛見定時所厯之至意然後朱子學術之底裡揭白日于中天而學者不至以初年方變之功候反誤尊如成憲卽朱子晚歲之深造亦揭白日于中天千百世下乃昭然知所遵尚而不至迷于所徃以遺朱子之心憾庶幾朱子

中正圓滿之道脉乃明卽我輩表章朱子之不遺餘力亦始能慊其本志耳所以然者朱子向學之年原甚蚤享天之年亦甚長故其中間爲學之心力旣甚勤而其後之所變者亦屢造而益精也今詳觀其年譜與大全集其初之方鶩著述也如楚辭韓文之必註必考卽泰同契養生家言亦且細下註解此自初年路途未定時事不必深諳亦何必相非卽孔子不嘗曰少賤故多能鄙事乎據此以爲辨駁此遵陸王者之刻薄若概奉以爲宗尚亦遵朱子者之未知所宜否也其中年學旣大成之後從遊衆而交遊廣則

毅然以繼任開來爲已任乃始折衷道術嚴辨學宗
鑒程門末流之多失于靜虛而類禪也于是力矯其
偏于道問學處獨加詳密夫天下無偏勝之物東重
則西輕前軒則後輕講學論道至數十年之久而中
懷矯偏救弊之深心則于勢之涉于微重者自或有
之然在朱子當時之自答與明示及門者全集所載
且不啻一而再再而三矣敬嘗閱集至此竊歎爲如
朱子此等處者正其善與人同改過不吝之心源直
上與大禹成湯相印合而無二者也則今日之遵尙
朱子旣宜知其特重道問學一邊之意亦宜知其于

道問學邊原有一時涉于偏重之處逐處而反已切
照果其類于禪家之靜虛耶則卽用朱子特重道問
學之意以對治果其又涉于偏重問學耶則卽用朱
子自答與告人之意以自醫如此則不惟其特重道
問學之旨足以藥後學之虛寂卽其自答與告人之
旨亦足以爲後學借鑒之明資庶朱子之所言無非
至教而其所學原無偏畸于以上接孔孟一貫之傳
而毫無間隔是乃爲深知朱子深尊朱子卽朱子亦
當深喜得善繼善述之嫡嗣耳至其晚年講學之日
旣久其及門士尊聞行知者固多而未達其宗傳者

亦實不少蓋在孔門三千之衆稱高弟者僅七十餘人而七十之中亦僅得顏曾與聞斯道之傳其餘如端木言卜之高明尙不能盡先師之蘊奧而欲盡得之朱門及再傳之饒陳卽不特論涉于刻覈亦暗昧無識矣然在朱子當日則固深見其流弊實欲一返之尊德性道問學合一之途者文集所載正至詳且明也今觀其答何叔京及呂子約輩意旨本自彰灼至其告及門曰某之學主于道問學子靜之學主于尊德性自今當去兩短集兩長其本傳曰晚見學者牽于文句訓詁頗時時指示本體而知者蓋已寡矣

記前言者旣非無稽之說爲本傳者應屬有本之論則朱子晚歲之意亦自可見而我輩尊尙朱子自不宜不推原其本心而偏蹈其所悔之處也且本傳旣云晚見諸生牽率文句訓詁頗時時指示本體天下豈容有一本體將凡諸儒之所云本體亦卽朱子晚年之所欲言其不可盡以爲禪而擯之也亦從可知矣故如敬之愚又竊以爲如先生體孔孟四科兼備之義于陸王也別其畧工夫之短而亦採其言本體之長固見大道之公亦卽朱子晚歲之本意卽欲嚴其規範恐學者流于虛寂絕口不言陸王亦不失衛

道之正正不必痛加擯斥極口詆訾等之異端之列耳蓋數十年來一二主盟此學之人擯陸王者甚力而海內之遵陸王者亦復持之甚堅而相爭益甚迄于今不講學者視此爲贅疣講學者又成一口舌聚訟之途而斯道幾不可言矣今先生以名德主盟斯道且立心欲挽當世于躬行實踐之途固宜消其異而一歸之大中至正無偏無黨之域也且陸子之白鹿講義朱子親劄之貞石陽明之致良知前代久已俎豆學宮卽前代高顧鄒馮諸大儒補偏救弊亦只于無善無惡四字爲駁端初不敢于此三字下一貶詞蓋陸王之學其短者不可諱其長者自不可沒也然敬之爲此說者初非爲陸王調停也先生視拙錄中其論陸王處無不深入其扃而中其隱微深痼之病根曾有一言浮譽耶私心原以先生當代之名儒其是非折衷固宜使萬世下奉爲定論而不能移易始不負此番表章聖學之盛心亦始不負我輩今日之相遇耳然愚意謂然得毋亦自溺于意見而不覺耶惟開誠教之是亦一時同志之幸吾道之幸也

不敢少謬於三王不敢曰質諸鬼神無疑實自返於心而不敢令疑於鬼神不敢曰百世以俟聖人不惑實自返於心而不敢令惑於百世之聖人也獨自覺窮理之未至時有不能信心之處耳然要之以吾自問實不敢違心而不信也自今以往亦惟實下格物致知之功以求信之之一日乎顧不知仁天肯假之歲月以愜吾願也耶

舟中寄無錫諸友

與諸先生期之意中而遇之意外天壤間可喜事真莫是過也乃與諸先生得之意外而復失之意中天壤間可惜事又孰過是者噫嘻豈生人之遇合自有數在耶抑我輩之遇合真有造物者制之耶然要之無容惜也我輩既以道合豈復以形隔哉既不復以形隔數縱能限人而豈復爲數之所限造物縱制人而豈復爲造物之所制耶僕既於此油然諸先生亦幸於此釋然可也又小兒歸始稔學會依然諸君懋進此真吾道大明之機也可勝欣慰顧會友期以講

學講學期以明道道萬世之公道也孔孟朱程所不得私也講學豈容以一人私見一家私說參之哉故今日之所最急者莫要於講學而所最忌者莫過於門戶諸君子今日而講此學孔孟之亟待也亦惟是言人必以孔孟爲大宗言學必以明新止善爲綱領而下此者取其長而畧其短融其異以歸於同務令上合孔子祖述堯舜孟子願學孔子之正旨而不至紛紛於後世門戶異恩之私見以坐裂千聖相傳之公理卽今日之學術依然洙泗之淵源孔孟復生且當許爲嗣音而千萬世亦當慶吾道於今日得折衷也

程子曰言學必以道爲志言人必以聖爲志願諸君子深體此意耳况萬世師表一題煌煌

聖語明示歸極以範圍四海於莫外今日講學而卽講於尊孔子之學是亦爲下不倍之義云爾矣尚奚疑焉且諸君子之悵快於未得欵聚鄙人者以未得彼此面商所學耳僕之學實本此以爲準極卽面商亦不過據此印正耳諸君子誠無疑於此而惟此之趨也卽萬里之外不啻一堂况僕卽他日未能重至仙鄉諸君子他日安知不特臨敝里又况其音書亦最易通易達者乎不然卽聚首終年隔閡不入覲面亦

且千里萬里耳諸君子一笑而忘三驅而進可也俗情離合久暫之感何足道哉

此段文字在右頁，內容較為模糊，似乎是對左頁論學取諸儒之長書的續論或相關文獻的影印。文字多為小字，且因年代久遠而顯晦澀。

答友人論學取諸儒之長書

承以僕平日論學於濂洛關閩河會姚涇往往兼取其長而不忍遺亦往往各捨其偏而不濫取以僕為有意樹兼收併該採擇折衷之幟者審如是是僕為妄人也奚其可道天地之公道也二帝三王之所不得私孔曾思孟之所不得私即宋明諸先生且不得而私吾敢少徇一己之私意私見乎故吾之各取其長也非取諸先生之長取孔曾思孟二帝三王天地之所公長而非以獨合於吾心為長也吾之各舍其偏也非舍諸先生之偏舍孔曾思孟二帝三王天地

之所公偏而非以不合於吾意爲偏也總之諸先生之長短自其之長短也吾以長短還諸先生而已諸先生之長短二帝三王孔曾思孟公其之長短也吾以公道仍還之二帝三王孔曾思孟而已諸先生之長短天地間公其之長短也吾以公道仍還之天地而已其採也非私採其擇也非私擇其折衷也豈容一毫私意以爲折衷哉足下觀吾數十年來會有一言徇一己之見曾於一人違大道之公以爲好惡是非哉獨謂吾格物致知之功有未至或不克如鑑之明衡之平作千古定論則可耳若曰吾容一毫私意私見於其間亦淺之乎視僕矣至謂吾輩於孟子未易學學之適足爲僭則僕竊以爲愧而又有以知足下之言未允也在昔孟子分明言人性之皆善堯舜之可爲至其引成鬮顏淵公明儀之言以證之者既如此詳且明而指示於徐行孝弟之間者又如此其的且切向使堯舜而不可爲不可學孟子爲欺人矣曾孟子而欺人乎堯舜人人可學則孟子人人可學矣而足下以爲孟子斷不可學是尊孟子而適以誣孟子也故謂僕非學孟子之人則可謂孟子非可學之人則不惟視孟子過高而不得其實亦視吾性不

善而自昧其真也且孟子教人爲堯舜不爲僭而謂
吾輩學孟子爲僭乎然此非口舌所可爭非推測所
能至足下誠自斯以往於孟子一書徹底體認到洞
悉其旨時不惟見僕前言之不妄願學孟子之非苟
爲自大亦可即孟子前後論夷惠孔子之旨而知僕
於四先生取長畧短之非苟爲分別去取又非鶩於
兼收併該採擇折衷矣匆中言不能悉惟意諒爲荷

答友人問學問之要書

比承手札遠及勤勤責以規切不佞何知惟是久侍
我夫子竊聞緒言大約謂人生成就之大小皆係乎
立志之高卑故學問之道雖千萬言不能窮而語其
大要則不過立志二字故先民有曰志立而學半又曰有
志者事竟成足下獨不觀世之耕稼者乎苟其厚藏
之志切則必且耕深而耨熟量晴而較雨又必且因
時相事築塲納稼謹視而善藏何者有不容已之志自
有不容已之功也學問之道何以異是苟其知自暴
自棄之不可自安而卓然立希聖希賢之志將所謂

學于古訓而求以聚之者自不異耕者之深耕而熟耨
矣所謂問于先覺而求以辨之者自不異耕者之量
晴而較雨矣所謂涵養踐履寬居而仁行者自不異
耕者之築塲納稼謹視而善藏矣故善學者莫先于
立必為聖賢之志志于聖賢而一切趨赴聖賢之學力
自日起而大有功如水之歸下獸之走壙沛然莫禦
而所謂聖賢者當無不可企而及矣不然者志之不
立前無必赴之的後無趨赴之修朝為而歲遷條進
而忽止是猶惰農而求獲之豐且厚也有是理乎不
佞敬之聞于大人先生者如此不審足下以為何如也

答友人

自門戶之見與談悟者往往遺工夫重修者又往往
迷本體斯道之裂幾不可問今足下獨深悉乎本體
工夫合一之旨是足下能于異言喧阗之日探大中
至正根宗者信乎聞道不關蚤暮也展閱反覆喜慰
無已但不佞尚有進者吾道無離用之體故易曰富
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人生要真真成就得一
個大人物必須全體大用不宥于一偏乃足滿盡性
成己之義苟曰吾已見此體段透此悟關得此真樂
即可無事于學問行業此則山中老衲與夫遯世叟

光之士見得虛靈寂靜之意者自天其天可耳吾儒
體立用行之學固不如是也何如何如臨穎神往不
盡

盡
至五
工夫
自門
答友人

答友人問體認工夫書

僕幼不知勵今年幾四十矣而究於斯道不能有聞
念之不堪自問乃足不謬以此見詢是重啟之愧也
然足下勤勤之意不可孤而僕正宜藉此以就正有
道其可默而無言僕初讀濂洛關閩河會姚涇諸先
正書見諸儒之說每相牴牾竊疑于心以為諸先正
皆主于發明孔孟之學何如是紛紛之異此中當必
有故乃進而求之孔孟之言處處以諸堯舜之言
參會而印證之然終覺半信而半疑也于是復返而
一一體驗諸身心之內其言體也必是證之吾心之

體其言也必定證之吾心之用其言一切居敬窮理涵養省察也必吾心一一寔驗之于居敬窮理涵養省察而後以吾心之居敬窮理涵養省察泰然印證于孔孟及諸先正之所謂居敬窮理涵養省察則恍若見夫諸儒之學孔孟則同而其入門下手不同良由其姿稟之高明沉潛不同故其學問之得力者徑直紆曲之亦遂不同于是乎本性之相近以爲學而學之所造遂以各殊又本其學之得力以爲教而教法之徑直迂曲亦遂以迥分蓋自孔子之門已有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即不無以此各授其徒之弊而後此固可類推矣夫而後于孔孟之言稍稍有見焉于周程朱陸離合之故異同之根乃稍稍明其所謂焉然猶以見諸行者或多拂戾艱屯也則以吾心證古人之心而求古人所以不疑所行之由以吾人證吾心而究吾心所以拂戾艱屯之故體驗之久而見夫吾之所行惟有時迷于習染而不覺也則與古人之行背其清明而首覺也則竟似與古人脗合而無異焉當其體驗于心也體驗吾心之直體不徒以氣機之偶定爲體而必驗諸喜怒哀樂未發之爲寔于是始見夫所謂日用之間廓然大公無物而能

物物者乃爲吾之真體不徒以紛然感應之情欲爲用而必驗之一切發皆中節之爲寔于是始見夫所謂日用之間物來順應物物而寔無物者乃爲吾之真用且其證吾心之真本體真工夫不徒以吾心前此馭氣過機之術安排從事而于一切靜存動察之間勿忘勿助常止常知卽心卽理卽理卽學毫不可間毫不可二之真際以爲真本體真工夫而後心無疑于所行而行無疑于所往古人之言不異于吾心吾心所見不異于古人久之且無俟擬古人爲則而第覺率性以徃遂無非古人心行而所謂異同離合之故亦遂渙然而水釋此僕所歷之大畧也獨愧末路不力行之而不能久踐之而不能純迄于今若存若亡而不堪自問于心也足下又何以證吾前且何以策吾後耶

耳若愚見則似微有異者蓋吾儒所關於釋氏者謂非天地間經常之教耳非謂其語錄體裁全不是也若以語錄體裁論則孔子論語二十篇是卽吾儒語錄之祖此時釋氏未入中國也推而上之敬勝數語黃帝之語錄危微數語唐虞夏相傳之語錄德無常師諸語則又商時聖君賢相一德印合之語錄等而下之禮記多孔門弟子輩轉相傳述之語錄中間又多漢儒附會之語錄至楊子雲擬論語作法言此又漢儒欲以語錄傳世者此時亦並無釋氏也釋氏之起特自東漢然歷魏晉宋齊皆不過義學相尚亦初

不尚語錄直至梁武時達摩東來義學衰禪學興而語錄始盛矣然皆彼中人依傍吾儒記言體裁以文飾其師說而所謂佛祖公案者皆依托爲體初非彼創爲之而吾儒襲取之也至若孔子之傳書惟論語爲門弟子親炙時記錄家語則不無雜以後人之附會故先輩多議其失實而累朝亦不以課士今觀論語一書簡潔渾淪旨淵味長家語文字則浩瀚巉巖機穎透漏漸流於秦漢間諸子之習而中間穿鑿附會之失又不一而足亦可知先輩譏評之非妄後學遵先法古恐不應舍親炙聖人之語錄而獨尊其所

附會宋儒之語錄尊聖門親炙聖人之體裁恐未爲
背家法也然此猶無甚關係者至別教所去救講學
之失無他惟不效釋子語作宋儒腐臭氣但言忠言
孝言信耻言齊治見儒者真實可用卽能掃長空而
見天日是何議論如此偉卓而見解又如是之駁雜
也何者佛氏明空宋儒明理佛氏所崇者寂靜長樂
超然出世之旨宋儒所明者忠孝仁義修齊治平內
聖外王之道當宋儒未生之前六朝隋唐間士大夫
視吾儒六經四子之書僅倫常度數之陳跡而號佛
氏之書爲內典幾欲駕吾道而上之及宋儒出聖學

重明而後讀書論世之士乃曉然知佛氏之說其精
者既不過吾儒之自有其粗者則皆割裂天地經常
之大道而儒釋偏全離合之故始較然其不惑由是
觀之宋儒竊釋氏乎抑救釋氏之弊者乎今釋氏之
書與周程張朱之書俱在也有目者但讀一過無不
較若列眉今乃曰宋儒竊釋氏得毋類伯夷爲盜之
誣乎至於腐臭之目則亦覺尊評之未足服宋儒心
也蓋宋儒中豈無迂闊者然亦其門生弟子不善學
者自迂耳周程張朱曾有是乎今以末流一二人之
偶然而概目爲腐臭又何異以李斯之罪罪荀卿乎

且腐臭二字何等罪案而可概加周程張朱耶當敬
少年初讀史書未知究心宋儒學術時每嘆爲三代
後惟漢世人才文章尙爲近古唐宋元明皆不能逮
及後從先生大人遊開發臆見始細究漢唐宋元以
來學問人品之詳而準以孔孟之血脈乃覺宋儒學
術斷爲孔孟後千五百年一大折衷其文章古茂處
不及西漢則風氣習尙使然其實自東漢晉唐而遞
降又非獨宋也然有識者細味其一代人物奏疏與
一切議論其義理之醇正漢之讓宋不啻倍蓰豈特
分寸之間而已乎卽多議論而寡成功後世動援此

言爲宋儒罪案不知倡此說者特初學少年未更事
變徒以淺識勝氣泛論古今人成敗聽其言似高闊
動人而其實未能論世而知言也夫責人以顯功者
謂其當顯位而無顯建樹耳今試問周程張朱孰爲
操用世之柄者以畎畝新進之卑官散秩而責以旋
乾轉坤之事業是又無異晒漁舟以不揚蔽日遮雲
之帆而笑徒手之不能搏猛虎也其亦寬矣且足下
亦嘗卽宋儒之功而論之乎自漢以來聖澤旣竭道
脈日益支離而失真談經濟者高之不出管商孫吳
富強權變談文章者高之不出二司馬劉揚韓柳談

詩詞者高之不過蘇李曹劉李杜許燕談性命者淺
之第勦襲二氏之餘唾深者亦不免潛夷吾儒盡性
至命之旨於佛氏超乘之宗經術終於皮膚學脈終
於割裂人材終於偏駁事業終於雜伯二帝三王周
孔顏孟之家法幾掃地而無餘獨賴上天相道於宋
篤生周程張朱乃始探求千古聖人大中至正之宗
故至今雖五尺童子無不能指數道術治術醇雜偏
全之辨如白黑是宋儒學術爲秦漢以來千年間點
鐵成金之神丹而爲後此千百世留起死迴生之良
劑也先儒有言行道者之功在一時而明道者之功

在萬世一時無行道之人不過迷罔一世之人心宇
宙無明道之人則千萬世高明才智之士亦且留習
焉不知所適從而弊不知其終極故孔子無帝臣王
佐之顯跡而俎豆亘千秋而溥四海宰我至以爲賢
於堯舜孟子以空言持世而楊子雲韓退之且謂其
功不在禹下宋儒表彰孔孟之正宗而闡衍孔孟之
道脉於百世者也知孔孟之有功百世亦可以知腐
臭二字殊屬少年勝氣者徒以臆見刻求古人而初
非宋儒之定案矣故僕嘗與友人云後世之學術人
材所以多不得其中者蓋庸暗者固不足語於明體

達用之全而一二輩高明才智之士又往往畏禮教之拘苦樂曠達之逸安既不肯歛機潛心窺此中精深易簡之蘊又不能帖心定意寢處食息其中以享滋味之淵醇故其粗者偉驚爲縱橫豪俠之爲終身茫無歸宿而其閱歷既久厭棄世故與夫狂機暫歇本心偶露自知識智才能之不可終恃欲返而求安身立命之宗者率不得不視二氏返本還原之旨爲元妙而甘心爲之依歸向使早明於宋儒道德經濟一貫之旨卽孔門明德新民一貫之傳何至有縱橫豪俠茫無歸宿之失又何至貿貿然舍吾道之正旨

而濡染二氏之汁瀝哉是驅天下不入於縱橫豪俠則入於佛氏空宗者皆從前高明才智之士視宋儒爲迂腐之說誤之也足下謂我曰救講學之失惟不講宋儒之腐臭卽可掃長空而見白日僕則曰欲掃今日學術之雰霧而揭吾道之白日於中天莫若深明宋儒之學脈以樹之標準而後可使旁門小戶不至惑世而誣民也聽訟原情雷同附和之說尙願大雅慎之且必以談身心性命便謂竊佛氏之餘旨豈吾儒之道皆勦襲格套塗飾文爲乎又豈六經四子中誠敬性命定靜安慮之旨皆竊釋氏乎割吾儒精

微之旨歸之二氏又據二氏之近似以罪吾儒噫亦
過矣承開心見誠之托不敢違心所不安以邀知己
之喜而爲大雅所鄙遂不覺傾倒至此惟大雅心炤
幸甚幸甚

答友人問格物本旨書

承以格物本旨下詢此千百年未決之疑案也僕何
人斯足定此耶雖然亦嘗涵泳經文而僭有臆說矣
大以明明德於天下爲量以止至善爲歸而以格
物爲入門下手第一事是格物者所由通身心意知
家國天下而趨至善之路也朱子窮至事物之理似
矣然舍明德新民之物而泛言事物既與上文物有
本末之物相違而亦且有泛鶩徬徨之弊不應大學
明新至善之學入手不直從身心意知家國天下之
寔事上辨晰條理而反先於泛鶩徬徨也泛鶩而徬

皇將何由通身心意知家國天下以趨至善乎陽明
格正吾心之物似矣然曰意之所在爲物不應前物
爲物有本末之寔物而此物獨虛屬意之所在且以
格爲正其不正之心以全其本體之正則亦似與誠
正之意重矣陽明譏朱子合之以敬而益贅今以格
訓正吾不知其弊更謂之何矣且知行固云一體然
先明後行序何容紊以格訓正正意亦屬行矣亦不
應大學知止之學先行後知以茫然無辨之知而求
知之致也至於慈湖以格物爲格去物欲固牽強而
不可從卽高忠憲以格物爲明善亦近理而非事寔

何也忠憲雖知夫明之必從明善而不知夫明之至
善卽指明新之本末纒不套恰好次序而夫學之明
善卽明此明新之本末始終不失好次序也故格物之
物僕斷以爲卽物有本末之物也格物之格僕斷以
爲卽其窮格乎明新之非二物而爲一物卽窮格乎
明新之爲一物而自有本末卽窮格乎明新之必歸
於至善而一致百三昧途同歸也是故就其用功而
言則爲知所先後之寔功就其得力而言則爲知止
知至知本之先資以言乎事則大學末書皆其事以
言乎傳則聖經首章不啻詳且明而終大學一書又

無非釋此而寔此也蓋大學之道明明德以新民爲
用新民以明明德爲體明德新民以本末始終當其
先後之序爲究竟今觀首節大綱之次第指歸次節
得止之必由知止三四五節歸重於知本末先後並
末二節爲本知本之義無非以本末先後之序適協
乎天則爲要宿其大旨昭然可見已今但以物還歸
物有本末之物以格物爲格事物本末終始先後恰
好之序則曉徹乎意心身之所以爲本而果足以該
乎國家天下之未曉徹乎誠正修之所當爲先而下
及於齊治平之未明德不離新民新民亦只是明德
新卽至善之寔地而止至善貫明新之源流物還
其則事當其式本末之序各當終始之理秩然先後
分明停妥不亂以此明新止善真如赴遠獲指南坦
坦以適而無他岐之惑矣私竊以爲此乃以經釋經
無俟旁索而自得肯綮守之旬年不敢自變若夫格
天下之物格吾心之物格物欲而明乎善是四說者
未嘗不近理而徑途終覺其未甚確切僕寔不敢闢亦
不敢從也

答友人問近來日履書

承問日履惶是殊深僕少年狂妄稷契周召之志勃
勃不能自己漸長漸經世故乃覺才力遇合皆匪易
言洎以多病每喜讀宋明諸儒先性命之言卽道釋
藏中如五祖七真及釋氏傳燈指月等錄足以發明
心地之說亦且窮探旨歸嗜之不厭至有閉門靜坐
十餘日目不涉一字口不與人交一語者然走却虛
靜一路漸覺世緣全冷而老母在堂人事日增竟有
全不可行並全行不去者方且反印之六經四子自
覺脈絡迥別悼悔于心思爲反正之計而荒年適至

乃大營農田水利保全家口荒年既出家口日衆遂
欲以生平所學施諸家庭於是督弟課子爲成家就
理之計亦遂若張陳鄭陸之家無難禁躋而天時不
齊人事每錯又覺得不惟明良遇合果要襄出而德備
無事卽一家兄弟父子間見解相符才亦相濟成一
勤儉禮義之家亦匪易言故數年以來壯志全消但
時時學隨緣盡分聽天處分而已矣足下且以爲何
如也

谷丈人問張來日風書

又上二曲夫子

敬嘗妄意欲於邑南近水之處營修書舍一所一則
避離城市塵囂一則處四方貧而志道之士卽此爲
他日書院張本逮規模稍立倘得綿力當延學行端
方之士於左旁林臯寺內教鄉人子弟之不能從師
者每年請老師一再辱臨發明正學闡行關學一脈
庶少酬匹夫爲善於鄉之意既苦於無其地無其力
又苦無同志之人今幸得舍親舊竹園八畝於縣治
西南孫家磴去縣約三里許背村臨溪曲抱村爲西
隣稻隴柳巷綠陰白水不城曲江東望澗水高岸百

尺挑柳蕪葭掩映宜人南望終南表延萬里如翠屏
列峙圍帶穹廡又幸中有高基畝許可建高閣登臨
遠眺四望豁然白鹿欲遊敬所未至而意中夙所期
書院勝地無踰於此已用白已附郭田兌就但尙乏
結茅培植之資耳然要人更無別法惟有節口縮腹
日積月累莫二三年內少有餘力卽當營造而張擇
中日來有志向正期教育中所期鄉學師或在於此
故敬堅望其成立書詞諱懇初不計其言之過直也
但未知渠福緣何如又未知我輩天幸何如也每日
惟誦大有善意天必從之之句以自鼓耳

上二曲夫子書

壬戌

連日大暑伏惟尊體萬福心敬自四月望八歸杜門
却掃博涉秦漢以來諸傳世之文日來自覺意所欲
言百千言無難立就雖愚不自識視古作者何如已
覺非復向來湊泊裝綴之陋矣惟是少知味則愈益
嗜之不厭天行酷熱斗室蒸爐中手不停披口不輟
吟日以繼夕耽索爲勞每痛抑之輒不自禁不惟神
氣漸覺虛耗亦且顯蹈玩物喪志之轍乃知世間溺
心事雖文章技藝未嘗不等於淫聲美色如敬者夙
事心宗猶且入其中而溺不知止矧庸無成見者乎

先正重教人讀經靜坐不輕教人學詩學文良有以也自今以往當一意循守朱子學規半日讀書半日靜坐矣酷暑千萬為道珍重為禱不宣

又上二曲夫子

某日接某生所寄書燈下展讀數過慨然太息者久之豪邁人一不暢其志便憤懣無聊一至此甚矣人不可以有才而無學尤不可以有才而無量也此正理欲交戰之際人鬼爭塗之界惟天生才實難而吾黨尤為落落如此人者勉而造之縱不能純粹中正光昭聖緒而肝膽意氣用之歸正猶當振興萎靡作吾黨一志節士維持匡正使不至愈憤懣愈無聊愈無聊愈益憤懣以至忿世罵坐為悠悠之俗所憎疾至於不可解者責在師友而已敬當不惜苦口之藥

惟老師直下頂門之針也大抵變化氣質甚難平日
時時以大中至正為期懲忿窒慾遷善改過塵情客
氣猶時時潛滋暗長而不自覺若合下便以塵情客
氣用事則懲窒遷改之功踈而欲立心制行之無偏
無黨大中至正也不可待矣惟老師痛加裁正渠血
性人轉身當且不難不然以彼豪蕩不羈之志處困
窮拂逆之境而不知動心忍性之實功敬真不知所
底止也

又上二曲夫子

頃盛使至敬適在鄉范序未能封付謹此奉上書舍
已於高基上補奏成東邊一座矣大抵通計平地基
掘水渠建門房交庄價得三四十金中秋可成局季
秋便可安身目今設法奏補但未知機緣何如耳頃
立木時前後數日陰雨連綿晨起忽復開霽舉目清
明覺天地山川草木禽魚俱欣欣有冲融暢遂之意
午後三村人無論高下大小各携盒酒犒匠縣內諸
親亦各來把盞而蓋屋親友則自二三十里外各携
酒脯遠來相賀林臯寺佛殿內至不能容一半就院

而坐敬亦備有酒脯賓主獻酬傍晚始別莫不欣喜
鼓舞天意人心於茲可見清夜之間一喜一懼喜者
喜此舉不拂天人之意懼者懼敬力小而任重此後
事理全仗老師指示督責使敬黽勉淬勵務令此心
時時與天心對越倡之者屋漏無慚斯和之者神孚
意起將所謂繼絕學於將湮者或在此乎心敬日下
嚴立課程已於酬酢經營之中凜亦臨亦保之意但
恨入世日深習氣浸漬非老師時時賜鞭策將不免舊
習之問乘此後一念敬肆之闕卽關學一脈剝復之
關老師可無爲敬念歟可無爲斯道念歟

又上二曲夫子

敬自七月來日間批點王集夜必誦味孟子短者必
盡一篇篇長亦必盡十二四紙爲度頗覺意味浹洽
今王集已完復從事朱集而夜間誦味孟子者如故
日來於學術路途又覺較前見得的確明白幾分天
之興喪斯文不可知要之此心自信或者考諸前聖
而不謬乎故自八月中旬後平日詩文牽情者亦痛
加割舍端一究心此事蓋私心期於斯道大明以不
負此生不負老師慇懃屬望盛心視目前瑣瑣小技
塗飾時俗耳目以邀虛譽者方爲可惜又何足營心

者二程集涇陽集幸付張朱帶之而東朱集畢當再
 事龍溪全集畢當更究二集也獨惜小心齋劄記無
 處覓全部耳比趙豐原修輯橫渠書院工將竣有書
 見名欲聚一邑之士令敬為發明橫渠先生知禮成
 性之旨今之守令簿書期會既苦不給兼臨潼東西
 孔道又溫泉在焉每日接送應酬殊無暇晷豐原於
 縣事辦治井井有條比者整修縣志亦已就緒今乃
 復修書院欲以講明正學無論其識力迥出俗吏之
 上即此一段精神氣魄亦自卓絕過人他日遺大投
 艱其為勝任愉快從可知也吾黨有此人亦可免於
 迂儒不中世用之誚矣但愧敬不足當其麗澤之任
 耳昨已啟辭之矣比張潛老又申豐原欲受業師門
 之說他日更以門生帖來願無更辭也

此乎益信其志量之卓越而老師與諸士友
 命又申以老師之論是非與有會友輔仁之
 不致應命者王叔母早遭凶禍積憂多疾况今年
 又上二曲夫子六

豐川全集卷之十一
石二程集... 龍溪全集... 處見全部耳... 見名欲聚一邑之士... 性之古今之守... 心道又溫泉在焉... 縣事辦治井井有條... 公儲山日更... 耳報曰... 我謝不...

又上二曲夫子

承諭殷公見名之意數年來青門士友見過靡不極口頌此公之賢而比歲老師每對座客輒道其志量之弘毅心敬未嘗不亟欲一晤况今欲博置經史窮探天德王道蘊奧而特扳敬為之切磋既先之蔡侯之命又申以老師之諭是非真有會友輔仁之意能至此乎益信其志量之卓越而老師與諸士友之推譽者殆非徒然也心敬何心忍逆來命獨揆之勢情有不敢應命者三家母早遭凶憫積憂多疾况今年老衰病日侵一應茲命則必有缺定省殷公之不鄙

於心敬者意或以有可取耳今一旦舍老母朝夕之
養而遠去無論心敬不自安於心卽殷公何取焉又
此公以志切全體大用之學而求講貫切磨之人今
此之舉殊非草草是非真抱天德王道之蘊者不足
副其求而酬其意心敬雖從事學問而章句爲累迂
陋自慚倘不自度量勇於承命是猶持燕石以應卞
和之募也縱心敬報顏就之如辜負其雅意何且三
代以還道義輕而勢利重公卿大夫以位爲驕莫知
尊德樂道之義亦已久矣今此公好善而自忘其勢
雖古之賢公卿何讓焉心敬旣自顧無可往之理與

勢而徒恭順其命以從事是事以諂而不以義旣生
平之掃地亦並累知交之盛節矣三者有一尙不可
知心敬交蹈焉可耶所諭召命萬不敢承惟有拜謝
而已乃若圖答茲番勤勤雅誼則殷公盛年功名方
始而心敬亦未便衰老倘數年刻勵學識稍稍有進
當傾獻芻蕘以報明德惟老師悉敬衷曲委婉爲敬
謝之

心敬者或有不敬不自安於心即殷公何取焉又
 而遠去無補心敬不自安於心即殷公何取焉又
 此公以古法公器大用之字而求其切磨之人人
 博之亦殊非早學是非真把天德王道之論者不足
 當即煥然美以辨明是非辨然然則曲委誠然
 故而亦始亦未更其未始煥然平波瀾學熾於世
 而日以其圖答之答禮禮禮禮禮禮禮禮禮禮禮禮
 而公始交之禮禮禮禮禮禮禮禮禮禮禮禮禮禮禮
 平之禮禮禮禮禮禮禮禮禮禮禮禮禮禮禮禮禮禮
 禮而矣恭賦其命以與事其事以禮禮不以禮禮也

又上二曲夫子

頃舍弟歸來伏審道履康泰深慰懸企承諭程仲芳
 來書所述賈懷伯見名講學之意前程君見顧時曾
 備道此意維時心敬聞之未嘗不喜懷伯能為古人
 之行然實自問非能副其望者已於程君堅謝之矣
 不謂渠去後又有此說也夫所貴乎朋友講學者匪
 徒資口耳聞見之末習貴講其取益古人以資吾存
 心行事實用耳然欲其切實用而非本自已經歷實
 得之端為切砥之具雖曉曉焉騰口而晰義警誦詩
 跋說行言者原無親切之見聽者安得獲感孚之益

乎心敬於老師之傳所謂尊聞行知而未能者敢以此爲朋友取正乎且天下創爲之事每多悠悠之謗而又以非其人充宗盟之餽羊則適憎茲多口耳此敬所以最喜懷伯之能爲是舉而又自慚自沮而不取應諸君之求也况夫聖賢雖無傳人六經昭如日星道若大路求有餘師子輿氏原非欺我諸君誠有切於好修之志六經四子周程張朱之說不啻明且詳矣書院旣成之後知契時常聚會大家各矢必爲聖賢之志講一句卽學一句知一義卽行一義務使自已之心行不異古人所言之心行習之旣久自將

知之益明見之旣真自將行之益力將不離童蒙時已曾誦讀之經書而率由千古聖賢盛德大業之大路在是又奚必遠求不副所望之人以貽士林之笑而玷盛舉之光耶倘必以爲諷誦遺編之語難以曉晰終不若親承經歷之人易於開明則敬當自斯以往黽勉從事以砥道德之域待他日自問此心真可應諸友之求然後策蹇而東効他山之攻以收麗澤之益庶幾於已無愧於諸君子無負耳不然敬自少時友聲之求切於性命數十年來皇皇乎有求未得今胡爲遇茲同心反逡巡退讓而未遑乎惟老師爲

敬委婉謝之非心敬敢忘兼成之義獨善自私得罪
聖賢以辜諸君高誼也日來時氣未正諸惟起居飲
食善自珍攝為禱不宣

答李重五先生論學書

所論涵養工夫如詩所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可謂
片言扼要非體認精切曷能如此一口道破耶但以
涵養為專屬之未發時則不免仍蹈舊說分涵養為
靜存省察為動持之見此處尚須通融理會耳蓋涵
養工夫不分動靜一分動靜則算不得涵養矣昔孔
子告樊遲體仁之道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而程
子以為涵養須用敬夫居處執事與人盡乎動靜兩
境而恭敬忠則涵養之道也涵養豈專在靜時乎况
乎詩所謂不識知而順帝則初不分動靜則亦不容

以涵養專屬之靜存也大抵養心之道養之于無事而靜存時並養之于有事而動用時故養之一字配涵而言言其寬裕容養不迫之險隘使失其天性之自然如大水之養鱗介也今觀涵之爲義取義水澤多而容養弘亦自可明其義矣故夫涵養之義必以兼該動靜始爲圓滿無漏耳尚其涵養會耳蓋涵來教就顯處說又似考究典籍涵濡陶冶令其心機活潑如傳云游於藝一條意旨據愚意此理無處不有故養心之道亦無處不然靜而存靜而養也動而察動而養也隨處體認內盡養于己也隨人借鑒外

資養于人也學于古訓乃有獲上資養于古也以至禮樂射御書數習乎藝而閑之道習乎器而約之禮無非所以博其義理之趣使動息有養然後本末兼該而內外交密耳此古之學者所以志道據德依仁而不廢游藝也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亦此義耳來諭考究典籍一段正合此旨但微有語言未融之處然以考究典籍爲所以涵濡陶冶心機則又可知涵養工夫爲不專指靜存矣
來教省察克治工夫只是檢點收拾去其本無還其固有甚善甚善千古聖賢用盡終身功力豈能于本

來性分上添得毫釐亦只是去却後來習染令本來完全耳此孟子所謂學問之道在求放心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但須知省察克治與涵養工夫一體相成初無分異乃爲不落邊見耳蓋只此一點虛靈不昧之機從其保合而言則爲涵養從其精明剛健而言則爲省察克治如治國家者安插撫綏所以保善良嚴刑重法所以誥奸宄養善良者須除奸宄除奸宄者正所以保善良名雖二事並舉實則一體相成論學必須徹底打通始无支離割裂也

來教子罕言利章雪木先生謂西子罕言利與命與

仁連下與字是夫子未嘗把利與命仁並言或者前人曾有此說但覺得與語脈不甚脗合耳蓋與之之意取連與合並之義章內兩下與字記者之意似謂夫子不特罕言利並命與仁亦在罕言之列此與記子不語怪力亂神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同一義例但子所不語皆非正渺茫之事子所雅言皆經常不易之理故直下並數條目惟利與命仁則公私是非截然異義故罕言利之下並下二與字謂不特利是害義者子所罕言並連理數之渺茫幽深者亦在所罕言耳此是門人記言微意若謂未嘗一時並言則不

特于義無取亦且當時記言門人豈不能下明白顯
易字句而爲此狐疑不明之說乎論理貴直敬不敢
爲虛讓以沒是非之真也

來教達巷黨人章承之以謙說較長然其口吻亦似
乎笑黨人不知人而微帶恢諧意耳

來教曰來雜念亦少但無雜念時心機虛靈淡穆又
若涉于無心是或忘之病因思心被雜妄埋沒之久
一旦偶無怎能透露用功之道惟有淘洗收拾爲無
弊一段意旨深見曰來體認親切然如敬之見則以
爲曰來雜念能少便是出昏入明之正路然直須少

之又少以至于無乃始復本來清靜真體是吾輩但
怕有心不怕無心也且昔人所謂無心是或忘者謂
無惺惺之心並連真心忘之耳若雜妄心則惟病其
不忘矣忘尚何病之有耶至謂心被雜妄埋沒之久
一旦偶無怎能透露則此處更須理會矣蓋埋沒之
久不用克治澄清之意自然天機不能透露然謂之
不用心不得透露則可謂之無心不得透露則不可
誠以真心之所以不得透露者正以雜妄埋沒之久
未能無心耳若一旦淘洗收拾到一念雜妄也無時
此正是真機已透露矣又何不能透露之懼乎然却

要知此心是個無處不在的物豈能得無所謂無者亦只是無雜妄心耳又此心是個活潑變動之物如何便得到無雜無妄處須是識得無雜無妄真本體保而合之操而存之惟精惟一允執其中然後能動靜常變而不失其則耳此大學定靜安慮之學莫先知止中庸誠身之要莫先明善而明道程先生所謂學者莫先識仁也然則吾輩欲使雜妄心盡亦惟于知止明善識仁真脈絡先加之意乃第一義也

又與李重五先生論偏靜書

承論偏靜不妨之說敬意古之聖賢內外通融亦只是未事不存畏事心事至不存厭事心專討閒靜好自在耳初非不審事之大小輕重而役役瑣瑣爲之也故仲弓以居敬行簡爲可而夫子亟然之益所戒于偏靜者謂其平日存個一味簡靜安逸之念卽遇不可廢事亦不審其宜爲與否而一味脫略漸成頑懶頹唐耳若得畏敬中存大綱不廢而于當簡靜時便能簡靜則豈惟不妨正自是大易時止則止之正義濂溪主靜立極之借資也先生所諭某謹以居敬

行簡而可復之又論交遊輩行之說愚意曾子與顏子爲同門忘年之交今觀聖門三千人而曾子獨能承聖道之傳則其幼時氣質可敬可愛顏子亦必不以其少忽之况曾子之父曾點顏子之父顏路皆聖門弟子而顏子之沒亦止三十二歲則其年齒之視曾子想亦不至太相懸絕是以曾子亦得以吾友謂顏子也所謂既係同門又忘年尚德故不得以爲父友而別異之若其他德不足以相及又在父執之行則名分俱存自不可紊先生之言固不易之理也

又與李重五先生論出處書

承示奔走名利一段慮危防險具見盛德不自滿假之意誠持此心以入世自能無入不得欽羨欽羨蓋吾輩之所以見可欲而心亂者其病有二其一向道義之心不勝向名利之心則入聞至道而悅者出見紛華靡麗而又悅矣其一知未確而自謂確力未固而自謂固平時自信不難勉持一旦臨可欲而忽焉喪矣今先生立志如此定自知如此明是先生已握立德要領鄙人尚何能叅一詞乎但所謂以出仕爲奔走名利會試爲畢竟名念未忘此于先生自謙自

歎分上則可若遂以此爲定論則不可人問其立心何如耳山林而有馳騫之心則卽山林爲市井廊廟而懷冰玉之志則卽朝市爲山林吾輩但能隨所處而不失自己真面目則任所往而如履洙泗之堂豈得便以入仕爲入名利之場會試爲名心未忘乎先生但自審察自己念頭起處何如幸無拘得格套耿耿不慊于心也且幼學壯行昔之聖賢皆同此心皆同此事故吾輩苟非石隱必不能忍置世道生民之念但見可則進知難則退不至如鄙夫狗人喪已則可耳大抵人生各有職業豐獲厚藏者農夫之職業

紡績織紉者婦女之職業得科第乘時行道秀才舉人之職業也今以舉人會試爲好名吾儒人仕爲徇利則是農夫耕田而望粟婦人織紡而望布皆爲徇名徇利矣豈其可乎總之吾輩仕止行藏之不同者特各人志趣分量不一耳古之聖賢初不以隱爲高而仕爲污也聖人人倫之至聖人人情之至惟高明裁之

限此
吾子美又曰兼秦魏之學兼漢而取北齊則謂之
人此古今學亦異同之安秦也孟子曰由之者由我
天命稟賦之夏亦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
交合于間見泉興之末而論卦之學以觀世變則下
野而外世之學限蠅蠶于外應菴華卦端之學皆前
限此何兩言而失大於古人之學卦未熟于必火
承問古今學亦異同之今卦端之學與卦端之學之
答文人論學亦異同卦端與卦端之學之限書

與涇州諸同門書

黎生至承手翰諄復展閱再三不啻親承警咳惟是
無由更一欸會商証師門宗旨此心殊耿耿也竊惟
斯道湮晦幾於人不知為何事而諸君子獨鼓舞於
樸素之鄉同志者復賢而且衆是誠斯道漸明之機
也則為之倡者識解議論之是非偏全即關他日斯
道明晦之根况先師晚年諄諄折衷此學每欲一消
門戶之偏私會歸孔孟之大全其為心良苦為慮甚
深為之後者縱不能光昭令緒使大明於斯世亦斷
不可使一傳失真貽恨師心而誤後生有志之士於

豐川全集卷之十六
三
將來由前則千古道統護而持之不宜陷於一偏由
後則師門宗傳遵而循之務須盡其大全今不知諸
君子所講明而宣暢者果何如也大抵貴州今日此
舉近則關一方之風氣遠則係四方之觀型稍有偏
頗過不可言倘或陷於明裂聖道顯悖師旨而不自
知流弊又可言哉惟諸友慎之誼同一家得失榮辱
彼此共之故不覺言之激切如此然尚恨未得面盡
曲折也近錄講學之語想已成冊久不見示何也

